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癡人說夢記 第十七回 述幻夢改弦易轍 假經商隱姓埋名

卻說仲亮不勝監獄之苦，大哭一場。希仙笑道：「你怎麼露出兒女子的情態出來，這點兒苦頭，都不能吃還想辦什麼大事？告訴你罷，這是外國監牢，他們定是誤會了，不知把我們當做什麼人，到了法庭，自然昭雪，斷沒有斷頭之罪的，儘管放心便了。」說得仲亮轉悲為喜，也很慚愧。希仙又道：「向來監裡的規矩，沒有同黨同監的，我們這個際遇，已比別的囚徒不同。」話猶未畢，只見警吏破扉而入，也不言語，拉了仲亮便走。仲亮跟他到了一處，一般又是一間，裡面卻早有一人坐在那裡看書。仲亮定睛一瞧，不是別人，原來正是東京遇著的黎浪夫，因警吏在旁，不敢打話。一會兒監門關了，兩人低聲各道人監的情由、仲亮才知浪夫，結識了無數英雄，路過香港，也因廣州有亂黨的警信，兩廣總督有照會到香港，凡有遇著形跡可疑的人，幫同搜查，所以一般也收了監。浪夫聽說希仙已來，大喜道：「吾事濟矣。」仲亮問其所以，浪夫卻不肯說，但道將來自分曉，不須細問。三人在監裡過了四日，那天一早，有人開門進來，叫他們去洗澡，又對仲亮道：「今天你好和你的朋友見面了。」浪夫道：「我也同去。」於是二人同見了希仙，希仙不免又問浪夫別後一番情形，三人商議對答問官的話，一會兒果然傳審，同監的人都勸三人更換了華美的衣服再出去，誰知那審問處，就在獄旁，不上幾步，已經到了。後面卻有兩個持槍兵士跟著，上面有官員三人，一是英官，一是日本副領事，一是翻譯官。英官設了公案，坐在上面，還有個判事官，同日本副領事及翻譯官坐在下面，警視總監和警部長官兩面挾著賈、黎等三人，背後還有兵士六人，跟著站在後面，審問的話，無非說他們是亂黨，三人不服，爭辯多時。希仙把來蹤去跡，一一說明，浪夫、仲亮也說得明明白白。問官問過日本副領事，知道他們說的日本情形不錯，問官仔細推敲半天，方肯免他們的罪。就叫警部長押他們搭日本西京丸回日本去，不得逗過香港，三人嘿然，情知拗他不過，只得收拾好隨身行李，同上輪船。這船當日就開，三人無奈，只得仍回日本，以圖再舉。浪夫談起結交的許多志士來，希仙原也聞名的，算起來同志已有二三百人光景。回到橫濱，入總議事廳，盧大團、鄭開智、歐孟核、宮俠夫都在那裡，還有許多人，是東方仲亮沒見過的。當下大家商議，總想據片土地，安頓多人，再謀興亞。仲亮獻策道：「據小弟的愚見，還是打造兵船，直取仙人島。得了這個基業，何愁立腳不牢，好好經營起來，可成大事。況且這島中上下皆愚，迷信神道。古人說得好，道是『兼弱攻昧』，這昧弱的島國正好攻取，虜鬻王扶餘正是此意。」幾句話，說得希仙心動，浪夫卻不以為然道：「我們起先的宗旨，那裡單為這一島，仲亮兄的話，弄得大眾離心，我是第一個不願意同去。」當時，盧、鄭諸人都和仲亮是一條心，新結交的同志，也有說浪夫話不錯的。希仙道：「眾位且免爭論，待我主意定了再講。」於是大家不歡而散。

希仙回到臥房，很費躊躇，左思右索，沒得主見，倘若聽了仲亮的話，從此僻居窮島，也沒甚麼趣味；倘或聽了浪夫的話，那是萬萬不能成事，只不過留下個身後之名罷了。從來人的腦筋裡，常轉的事，往往形之夢寐，希仙這兩種念頭，委決不下，睡著了便做起夢來，恍惚見浪夫跑來說道：「兵馬已齊備了，請大帥登壇命將。」希仙大喜，就覺得左右有人拿些戎裝甲冑，給他穿上，門外一匹黃驃馬，已備好了鞍轡，在那裡伺候著。希仙跨上馬，就有好些兵丁，前呼後擁，將他送到校武場。只見族旗飄豎，槍炮成林，一個個統領帶著隊伍，都按照軍禮上來迎接。希仙和他們廝見時，原來都是舊時同志，東方、盧、鄭諸人，也在其內，不覺揚揚得意，同上將台，一一派定執事，調遣他們分五路進襲中原。東方黑上來稟道：「這裡到中原隔了一條大海，沒有戰艦，又且糧草不繼，前行甚是可慮，不如暫且休兵。」話言未了，左標裡閃出一員大將道：「我軍鋒銳正盛，趁勢可以略地攻城，紅旗報捷，轉眼可待，這廝擾亂軍心，應當處斬。」希仙舉目看時，原來這大將就是黎浪夫，希仙道：「東方將軍說沒有戰艦糧草，這話倒也不錯，恕他初次犯令，就把這置備戰艦糧草的事，交給他去辦，將功折罪便了。」黎浪夫無言而退。一會兒東方黑覆命，戰艦糧草都已齊備，希仙祭旗登艦，不消一刻，已抵潮州口岸，只覺自己的戰艦，一共只有□來號。希仙傳令將大炮對著岸上轟去，只見黑煙四起，岸塌城崩，大家奮勇爭先，捨舟登陸。霎時間就把城據住，開筵慶賀，一片歡聲，和著那軍樂的聲音，聽了非常暢快，隨又傳令直搗省城，飛馬出去，約會昔日的同志，一同起事。

正在得意的時候，深馬報道：「大帥！不好了！中原皇帝聽得我們據了潮州，天顏震怒，命曾開元做了大經略，統領□萬大兵前來迎敵。英國的水師，由海裡前來助戰，法國的陸師亦由陸路上殺來，四面圍逼，離城只三里路了。」希仙聽報，不禁大驚失色，手足無措。黎浪夫道：「主帥休得驚慌，自古說：『水來土掩，兵來將擋』，這有什麼害怕的。」希仙一想，覺得此話不錯，登時膽氣壯了許多，傳下號令，準備迎敵，將士個個磨拳擦掌，勇氣□倍，一聲吶喊，兩面交鋒。誰知才開了一仗，黎浪夫被擒去了，希仙正在發急，忽又聽得外面槍炮聲響，連忙帶了全隊人馬，捨命迎戰，炮子和雨點般的打來。東方黑上前稟稱：「主帥不好了，我軍子彈用完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轉眼間，兵勇已剿滅殆盡，單剩東方、盧、鄭、歐、宮五人，不由的拋下軍器，束手受縛。

希仙氣憤填膺，卻見座上的官員大聲喝道：「你們這班死囚，自外生成，屢逃法網，這回被我拿住，有何話說？」希仙怒目上視罵道：「我們是要強漢種的，那裡算得造反！」說完，上面又一位官員道：「這班死囚，還有什麼話和他講，早些解他京裡去辦罪便了。」就見有幾個強壯的兵勇，把他們打入囚車。真是夢境迷離，不多一刻已到京城，傳說聖旨下來，謀反大逆，不問首從，一概凌遲處死。果然又有幾個劊子手的人，把他們衣服剝去，用繩索捆綁了。許多人簇擁著，到了市曹，監斬官吩咐了一聲：「剮！」只見劊子手舉起明晃晃的刀，照准他的心口刺將下來。他經此一嚇，不禁「啊喲！」大叫一聲。誰知這一嚇，倒把他嚇醒了，原來是黃粱一夢。睜眼看時，窗前煤氣燈一星微明，自鳴鐘正打三下，自己心頭還是突突跳個不止。定了一定神，自己尋思道：這是我自尋苦惱，如今時勢，還要去想興什麼中華，豈不是背時嗎？所以和愚人談起，他鼻子裡都是笑。和聰明人談起，他雖然附和，還是將信將疑的。眼前同志，算起來只有黎浪夫是個真知己，他東奔西走，依然沒得一些頭緒。據我看來，足算做得到，也只同夢境一般，不如息了這個念頭，依著仲亮的話，到仙人島去做些事業為是。

主意打定，次早約齊同志，把夢境述了一遍，說出自己的悔悟來，勸大家決計走仙人島那條路。仲亮諸人大喜，浪夫大怒道：「我從前認得你，只當你是一位豪傑，原來庸懦無能，天大的事，竟至為了一個夢，就打退了念頭，可恨可惜。」希仙歎道：「人生幾何，只這般聚在一處談談，成不得甚事，也是枉然。可巧有這仙人島一個好機會，我們到那裡，創個基業，進戰退守，未可限量，不勝似飄流四方，寄人宇下麼？現在的英雄，只會說大話，櫻花易謝，弄到垂白無成，那時悔之晚矣！」浪夫不語，憤然而出。希仙道：「有和賈某同志者，一齊舉手。」舉手的有□三人，希仙道：「承諾君不棄，肯隨賈某渡海，只是此去，風濤險惡，兵機利鈍，不可預知，萬一遇著困苦危難的事，諸君不要後悔。」當下大眾誓死相從。

希仙和仲亮、俠夫商議道：「我們渡海，雖然已有□多人，究竟人頭還嫌少，做起事來，恐怕不夠。」仲亮道：「大哥之言極是，我們中國同志，究還不少，須得有人到內地去囉致他們同來。只是大哥中國去不得，我和俠夫走一趟罷，還不至於遭禍。」希仙道：「這話不錯，你倆就扮做商人，略略辦些貨色，趕緊內渡，如遇同志，隨時陸續資助來東，免得惹人耳目。」二人會意，立即辭別希仙，乘輪內渡。於是仲亮改姓方名朔，表字子東。俠夫改姓虞名臣，表字子粥。兩人附了吳淞丸，直駛上海。登岸後，就在中和棧裡住下，初意打算先開一片洋貨店，無奈到處訪問，卻遇不著一所空房子。

原來方、虞二人，是要局面闊大，可以照耀人的耳目，價錢貴些，倒不妨事。子東在上海住了半月，才知道上海風氣，有一種捐客，都在茶館裡替人家談買賣的，就和子弼商量，要找這種人，和他談談。子弼道：「我只聽見有珠寶捐客、古董捐客、洋貨捐客、地皮捐客，卻沒聽見有房子捐客。」子東道：「難說，你可曉得，租房子也是個交涉嘯！將來口岸送給外洋，就有口岸捐客。省分割給外洋，就有省分捐客？鐵路礦產賣給外洋，就有鐵路礦產捐客？這租房子，雖是小事，怎麼沒有捐客。」說得子弼大笑不

止。

二人閒著沒事，便踱到四馬路四海昇平樓茶館裡閒逛。只見那座扶梯，上上下下的人，絡繹不絕，茶桌上三人五人，坐得都是滿滿的。子東心上躊躇道：「這些人也不知忙些什麼？」於是二人，也踱上了樓，占了一張桌子，閒談品茗，偶然回頭，卻見隔壁台上有兩個人偏偏在那裡談得熱鬧，說的話，彷彿是一處地皮，要賣三萬銀子。仔細聽時，一位是寧波口音，他那神氣，有點土頭土腦。一位正是上海口音。子東候他們談論多時，不由得上前打個問訊，那上海人連忙站起身來招呼。兩人通問姓名，原來這人正是地皮掮客，姓甄名尤，表字叫做滑甫，一般也是海虎絨馬褂，醬色寧綢袍子，金絲邊眼鏡，嘴裡銜枝雪茄煙，假象牙的煙嘴。當下子東道：「小弟是想租一所房子，方才聽見仁兄在此談地皮的交易，料想這上海租房子規矩，也是內行了，特地過來請教請教。」滑甫滿面笑容道：「子翁要租房子，不難，小弟肚皮裡的房子，少說也有一百幾□所，大的小的，西式華式，開店住家，悉聽尊便，府上是那裡，還是開店，還是住家？」子東道：「敝處廣東肇慶府，這回打東洋販貨回來，要想開個店。」滑甫把子東打諒一番道：「看不出子翁到過東洋，怎沒有一些洋派？」子東道：「小弟是買賣場中人，那裡敢沾染習氣。」滑甫贊道：「可敬可敬！那邊桌上坐的，不是貴同伴麼，請過來談談，我們並桌罷。」子東招呼子弼過來，二人對面應酬了幾句套話，那寧波人起身要行，滑甫一手攔住。正是：

慢道卜居只容膝，須知吃飯有空心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